

讀高青邱威愛論

王崇武

(上)

高太史鳧藻集卷一有「威愛論」，爲泛述統兵馭將之文，亦反映時勢之論也。關於統兵馭將之義勿庸詮釋，至反映時勢之處則讀史者尙少論及，本篇試爲之解。威愛之義實兼對吳王張士誠及元朝之兵制而發。惟青邱身世，後人已不甚詳，故對此具有歷史背景之論文，亦未加索解。今首應鉤稽證明之者，爲青邱少有用世之志，且與張士誠有密切關係，再以當時之兵制利弊與文中所述者相比附，庶於此文疑滯之義可通解矣。請依次論證之。

明史二八五文苑高啓傳〔明史稿二六六本傳同〕：

張士誠據吳，啓依外家居吳淞江之青邱，洪武初被薦，偕同縣謝徽召修元史，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。

案此文係總括朱竹垞所撰高啓傳稿而成。傳稿見曝書亭集卷六十二，視此文略詳，謂「張士誠據平江，承制以淮南行省參政饒介爲諮議參軍事，介見啓詩驚異，延爲上客，啓謝去，隱於吳淞江之青邱，號青邱子。」是以青邱未受張吳封爵，且避之惟恐不速，與明史初無二致也。竹垞博參羣書，此事自亦有其根據，檢鳧藻集李志光所撰青邱傳：

張士誠有浙右時，羣彥多從仕者，啓獨挈家依外舅周仲達居吳淞江上，歌詠終日以自適焉。陪臣饒介之丁仲容輩以詩自豪，及見啓爲嘆服。啓尤好權略，論事聳人聽，故與饒如投左契，定交者若王彝、楊基、杜寅、張憲、張羽、周砥、王行、宋克、徐賁之徒，胥不羈瞻才，爽邁有文，談辯華給，

憫然以爲天下無人，一時武勇多下之。

槎軒集載呂勉所撰傳：

年十六，淮南行省參知政事臨川饒介之分守吳中，雖位隆望尊，然禮賢下士，聞先生名，使使召之再，先生畏避之，強而後往。

又謂：

元季倣擾，張士誠據浙右，時彥皆從之，先生獨弗與處，挈家依外氏，以歌詠自適，故有青邱子歌并江館一集寓志焉。先生尤好權略，論事稠人中，言不繁而切中肯綮，人莫不聳動交聽，而厭服其心。故饒及方鎮丁仲容締交如驗左契。所與王彝、楊基、張憲、張羽、周砥、王行、杜寅、徐賁、宋克、余堯臣、釋道衍輩皆豪宕不羈，談辯精確，憫然以爲天下事可就，一時武勇多下之。

自明世以迄清初爲青邱作傳者，以余所知不下十餘家，敘其與張吳之關係大都取材於是，凡此皆竹垞所參考，亦即其下筆之根據也。又李傳作於洪武八年，即青邱被戮之次年，呂爲青邱門人，或亦作於洪武之世。兩傳撰著雖早，惟值明祖雄猜之餘，冤獄未白，故多隱飾遁辭，不敢顯言青邱與張吳之關係。然兩傳字裏行間尙依稀可辨，迨竹垞櫟括成篇，意漸湮晦，明史因之，更泯其跡矣。

兩傳皆謂青邱擅權略，一時武勇皆下之，此義徵之青邱詩集，頗多旁證。高太史大全集四感舊酬宋軍咨見寄：

顧余雖腐儒，當年亦崢嶸。小將說諸侯，捧盤定從盟。大欲千萬乘，獻策登蓬瀛。又贈銅臺李壯士：我豈白面郎，少年亦困窮。起爲壯士歌，迓商薄高穹。初飲五斗盡，再飲一石空。與君豈樂禍，西方見妖紅。莫謂著鞭晚，艱難殊未終。

同書三贈馬冠軍：我亦方薄遊，低頭向人下。有志事竟成，古人不欺余。留將一白羽，待射魯連書。

同書八草書歌贈張宣：

嗟余少本好劍舞，學書晚方從父兄。終焉懶惰不得就，塵滿硯田長廢耕。
覽時撫事每有感，胸次硤砢何由平。空齋往往出怪語，吟聲相應飢腸鳴。
篇成請君爲我寫，墨瀋灑壁從奔崩。……手隨意到不留阻，正似突騎山陰
行。令嚴不聞戈甲響，一夜下盡名王城。安得師行亦如此，頃刻坐見乾
坤清。嗚呼作歌聊贈汝，愈使流淚沾衣纓。

凡此皆其少年自述或追述少年之所作。詩人浮誇，自難盡信，然可藉以推知者，其時青邱有用世之志，固非僅一肫摯之文人也。

張士誠於至正十六年陷平江，擴地江浙，時青邱二十一歲。迨二十七年明祖平張吳，青邱三十二歲，據金壇撰年譜。青邱於至正十八年依外舅居吳淞江，是冬出遊吳越，二十年歸青邱，二十二年遷婁江，二十五年以後居郡中。自十六年至二十七年皆青邱之少年，用世之心正切，與吳臣饒介以下諸人酬唱應和，均在此時。其出居吳淞江，歷時甚暫，且其地亦爲張吳之領域，然則李呂兩傳謂獨挈家就外氏，弗與士誠共處者，非實錄也。

青邱集中有贈蔡參軍詩，茲具錄如下：

林旦未昇旭，巖深稍祛霏。夙興達仙曙，在公追告腓。良儔信可懷，彌月曠容微。偶茲解華轡，沽酒謝芳卮。鈴駟儼衛齋，妓樂出房帷。放吏命決漏，留賓教闔扉。談笑竹下塵，賭墅花間棋。歡慶展宿好，言長蠲積思。佳辰子所惜，高誼子攸希。時艱賸睽阻，安此嗟爲誰。願各保太和，長年樂施施。飛佩儻可接，東方候安期。〔全集四燕客次蔡參軍韻〕
鷄鳴起趨府，事至紛善惑。應茲苟弗推，在理寧免忒。歸來坐深念，恆恐有慚德。缺政何以裨，厚責何以塞。豈徒省厥躬，庶用匡爾國。昔聞獨樂叟，中夜忘寢息。願君守勿渝，明明此遺則。〔同卷退思齋爲蔡參軍賦〕

擊筑無人識漸離，客依孤館獨淒其。著書未解成新語，把酒聊因覓舊知。燕塞風多寒水急，梁園雪早凍雲癡。年來只念江東去，下馬碑陰看色絲。

〔同書十四感懷次蔡參軍韻〕

尋繹詩意，諸首所指之蔡參軍實係一人，由此可見兩人交情之篤。考陳基夷白齋藁三一有退思齋記，略云：

會稽蔡君彥文，由諸生起憲曹，歷郡漕史，辟掾行中書，擢江浙行樞密府爲都事，所至以材謂賢勞著稱，蓋三十餘寒暑矣。今年踰五十，經儒緯律，師古不少懈，敏事力行，未嘗擇利害，及退而思，則又未嘗不拊躬自訟者，其自刻勤篤概如此。嘗讀書至晉士貞子所稱荀林父之事君也，進思盡忠，退思補過，因嘆曰：此春秋之賢大夫所以爲社稷之衛者乎？吾雖無能爲役，嘗受教於君子矣，乃自題其藏修遊息之處曰「退思齋」。……至正二十年五月甲子記。

與上引青邱退思齋爲蔡參軍賦詩相參證，知參軍即蔡彥文。夷白齋藁及楊鐵崖詩集載與彥文酬唱之詩甚多，蓋爲風雅之士。張士誠於至正十七年降元，而彥文於至正二十年頃爲江浙行樞密府都事，時樞密府受士誠節制，是彥文所受者實張吳官爵，參軍雖微官，然彥文在士誠部屬之中則極有權勢，故青邱詩以「獨樂叟」即司馬溫公相比擬也。劉辰國初事蹟載：

士誠弟士信。惟務花酒，引江浙省將丞相塔失帖木兒從於嘉興，自爲丞相，奪其位。不久，令潘平章守杭州，士信回蘇州，用王敬夫、葉德新、蔡彥文謀國。三人出自小人，順從行事。……時有市諺十七字曰：「丞相作事業，專用王蔡葉，一朝西風起，乾別。」

又楊鐵崖有蔡葉行詩，序云：「刺佞倖臣蔡彥文葉德新也，張氏亡國由太弟，太弟致此實由二佞。」〔此詩四部叢刊本及董刊本鐵崖古樂府俱不載，此據錢謙益國朝初羣雄事略七所引。錢氏列朝詩集甲集前編七載此詩作「蔡文葉德」〕。詩中於彥文等備極諷刺，蓋因事後詠史，每以成敗論前事，所言未必可信，然可決知者，彥文必極擅權柄，青邱適與之相厚。此青邱與張吳之關係可考者一也。

全集十四有聞朱將軍戰歿詩：

江浦戈船赤幟稀，孤軍落日陷重圍。鏡中蛇墮占應驗，牙上梟鳴事已非。
殘卒自隨新將去，老親空見舊奴歸。聞鷄此夜誰同舞，西望秋雲淚灑衣。

金壇詩注：

羣雄事略，「徐達攻湖州，張士誠遣平章朱暹及五太子率兵屯舊館，爲常遇春薛顯所敗。」暹字秦仲，載啓詩。

案明實錄平吳錄及明史士誠傳等皆謂暹與呂珍降常遇春，並未戰歿。是以有謂此詩係詠朱英者，〔任致遠輯吳王張士誠載記注此詩：「朱平章英子清與朱吳戰敗被獲，死之，青邱此詩蓋弔朱英」〕殊誤。尋楊基眉菴集八有懷悼朱秦仲總制詩：力盡戈鋌援不回，猶揮赤手搏風雷。波濤失意蛟龍伏，肝膽如杠虎豹摧。謾使張遼說關羽，誰將全武易秦裴。煩君更緩須臾死，要對春風酒一杯。是暹投降之前，已爲遇春俘擄。暹爲士誠重將，本有必死之誼，故基悼之如此，而在其初被俘時，或有戰歿傳說，故青邱哭之如彼也。暹雖武人，雅好文士，楊基曾受張吳封爵，〔蘇州破後，謫戍臨濠。〕諒與往還甚多，其懷悼之深，殊不足異，青邱詩亦極沈痛，由末二句更可覘交誼之篤，然則青邱與張吳之關係，亦可推證，此其可考者二也。

全集卷八答余左司沈別駕元夕會飲城南之作：〔原注：「時在圍中。」〕

……故人念我有二子，省內郎官府中佐。別離兩月不相逢，身佩弓刀從戎邏。欲尋舊賞慰勞役，笑拂尊前且安坐。老兵折簡走相呼，謂我閉門無乃懦。黃昏遠就向城南，敢惜春衫凍泥澆。軍中有會異尋常，牛炙麋肥酒卮大。胡奴帳下出琵琶，復拊銀箏與相和。燭殘未聽荒鷄號，絃斷忽驚哀雁過。須臾顏熱起叫噓，不記亂離仍轆軻。更聲柝柝繞旗門，劍匣櫓頭容醉臥。歸來又辱寄新詩，錦水湔腸珠落唾。豪吟自欲繼燕歌，悲調豈將同楚些。覽之幾度感深情，曲高和難非懶惰。……頗聞原野多殺傷，風雪呻吟苦無那。吾儕斯樂豈易得，應愧皇天恩獨荷。明年此夕會昇平，把酒相邀更相賀。

又兵後逢張孝廉醇：

問我胡爲亦憔悴，十月孤城陷圍內。

又次韻周誼秀才對月見寄：

去年圍中在北郭，何異孤豚落深窞。登樓強欲攬清輝，刁斗連營不堪聽。諸詩所述圍城皆指一事。考徐達於至正二十六年八月伐張吳，十一月圍平江，次

年九月破之。所謂「十月孤城陷圍內」者當即指此。答余左司馬沈別駕詩應作於二十七年元夕，時圍城已月餘，流連文酒，復多雅興，具見其與張氏部屬往還之密。左司馬疑即余堯臣，新鄭人，城破，劫往金陵，全集九有答余新鄭詩：前年吳門初解兵，君別故國當西行。有司臨門暮驅發，道路風雨啼孩嬰。倉黃不敢送出郭，執手暫立懷憂驚。我時雖幸脫鋒鏑，亂後生事無堪營。時張吳官屬及流寓之人多西徙，青邱既同困圍城，且與吳官交好，意亦在遷謫之列，然則未捆縛建康，屯田淮右者，不過偶然脫免，此青邱與張吳之關係可考者三也。

準上所述，青邱少負濟世之心，長值張氏據吳，曾否受士誠封爵雖無考，然饒介蔡彥文以迄其他吳將既待以上賓，情好備篤，則於其興衰成敗關鍵，苟灼知癥結所在，能無一言獻替乎？此不待論也。

(下)

元季兵士逃亡，已無勁旅，其派赴各地平亂軍隊，多以民壯爲之。茲揭舉數事以爲例。權衡庚申外史上：

庚寅至正十年，南陽總管莊文昭來言：本郡鴉路有上馬賊，百十爲羣，突入富家，計其家貲邀求銀爲撒花，或劫州縣官庫，取輕資約束裝載畢，乃拘妓女，置酒高會三日，乃上馬去。州縣初無武備，無如之何，於是始命立天下兵馬分司。

元史一四二答失八都傳：

至正十一年，特除四川行省參知政事。撥本部探馬赤軍三千從平章咬住討賊於荆襄。……十二年，進次荆門，時賊十萬，官軍止三千餘，遂用宋廷傑計，招募襄陽官吏及土豪避兵者，得義丁二萬，編排部伍，申其約束。又

陶宗儀輟耕錄二九「記隆平」：

江南自兵興以來，官軍死鋒鏑，薦罹飢饉，鄉村農夫投充壯丁，生不習兵而驅之死地，以故烏合瓦解，卒無成功。

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年三月庚子，太祖諭諸將校曰：

朕昔下金華時，館於廉訪司。有給掃除老兵數人，能言元時點兵事。使者問其主持將曰：「爾兵有乎？」曰：「有。」使者曰：「何在？」

主將舉所佩繫囊出片紙，指其名曰：「盡在此矣！」其怠弛如此。及天下亂，無兵可用，乃集農夫驅市民爲兵，至不能彎弓發一矢，駢首就戮，妻子爲俘，國之所以亡者，實此輩亡之也。

是此種募集之兵，大都無軍紀，無訓練，不足以禦寇止亂，而易一擊瓦解。太祖實錄載癸巳〔至正十三年〕六月，太祖以壯士三千襲元知院老張，獲精兵二萬，諭之曰：「爾衆初非不多，一旦爲吾有，何也？蓋將無紀律，士不素練故爾。」

可謂洞鑒其故矣。

張士誠初起事時，其兵似尙守紀律，迨據吳既久，遂驕矜有惰氣。明史士誠傳：

當是時，士誠所據，南抵紹興，北踰徐州，達於濟寧之金溝。西距汝、潁、濠、泗，東薄海，二千餘里，帶甲數十萬，以士信及女夫潘元紹爲腹心，左丞徐義、李伯昇、呂珍爲爪牙，參軍黃敬夫、蔡彥文、葉德新主謀議，元學士陳基右丞饒介典文章，又好招延賓客，所贈遺與馬居室什器甚具，諸僑寓貧無籍者爭趨之。士誠爲人，外遲重寡言，似有器量，而實無遠圖。既據有吳中，吳承平久，戶口殷盛，士誠漸奢縱，怠於政事。士信元紹尤好聚斂，金銀珍寶及古法書名畫無不充物，日夜歌舞自娛，將帥亦偃蹇不用命，每有攻戰，輒稱疾，邀官爵田宅然後起。甫至軍，所載婢妾樂器踵相接不絕。或大會遊談之士，樗蒲蹴鞠，皆不以軍務爲意。及喪師失地還，士誠概置不問，已復用爲將。上下嬉娛，以至於亡。

俞本皇明記事錄：

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，湖州守將李司徒并禿張右丞降。……張氏弟四丞相領精兵十萬援湖州，駐舊館，怯不敢進，乃立柵以自固，夕攜妓歌舞蹴鞠爲戲，遇春領兵攻之，全軍倒戈而降，四丞相僅免遁去。

楊鐵崖蔡葉行：

君不見僞吳兄弟四六七，十年強兵富金穀。大兄垂旒不下堂，小弟秉鈞獨

嘗國。山陰蔡藥師，雲陽葉星卜，朝坐白玉堂，暮宿黃金屋。文不談周召，武不論顏牧。機務託腹心，邊策憑耳目。弄臣什什引膝前，骨鯁孤孤納囚梏。去年東臺殺普化，今年南垣殺鐵木。鳳陵剖棺取含珠，鯨海刮商劫沈玉。粥官隨地進妖豔，籠貨無時滿坑谷。西風捲地來，六郡下破竹，朽索不御六馬奔，腐木那支五樓覆。大鉞先罪魁，餘殃盡拏戮，寄謝悠悠佞倖兒，福不盈筐禍連族，何如吳門市，賣藥賣卜，餓死心亦足。

又銅將軍詩：

刺僞相張士信，丁未六月六日，爲龍井礮擊死。

銅將軍，無目視有準，無耳聽有神，高紗紅帽鐵篙子，南來開府稱藩臣，兵強國富結四隣，上稟正朔天王尊，阿弟柱國秉國鈞。僭逼大兄稱孤君，案前大事有妖嬖，後宮春豔千花嬪，水犀萬弩填震澤，河丁萬鍤輸茅津，神愁鬼憤哭萬民。銅將軍，天假手，疾雷一擊粉碎千金身。斬妖蔓，拔禍根，烈火三日燒碧雲，鐵篙子面縛西向，爲吳賓。

又謝應芳龜巢葉四淮夷篇：

大邦瀾河西，吳郡稱第一，淮夷著柘黃，來作豺虎窟，交鄰無善道，西顧拒勍敵。一鷲嬰網羅〔謂弟士德爲太祖所擒〕，同氣頓蕭瑟，正朔仍奉漢，天恩滿牀笏，賦粟歲倍蓰，郟塢金日積，非無舶艣風，海運不挂席。包藏狼子心，反覆莫可測，臺閣兩重臣，忍爲梟獍食，井鼃自尊大，出入復警蹕。愛弟日寵驕〔謂士信〕，開府門列戟，提兵幾百萬，勢熱手可炙，甲第連青雲，圍溷亦丹碧，瑤池長夜飲，天魔舞傾國，帷幄皆面諛，忠鯁卽擯斥，權門競豪奢，婪夫務懷璧。淮南舊巢穴，坐視成棄擲，出師理侵疆，所向輒敗績。鄰兵賈餘勇，一舉數州得，羣兇納降去，孤城獨堅壁，奈何圍數重，樓櫓比如櫛，礮車拂雲漢，晝夜飛霹靂，寵弟旣盡粉，左右皆股栗，短兵屢相接，苗獠與戮力。南濠百花洲，流血水盡赤，閉關甫期月，人面多菜色，蔬茹猶八珍，骸骨爨下析，衆叛已不知，豕突猶親出，前途忽投戈，回騎不數匹，一炬齊雲樓，妻子隨煙滅，縛虎送臺城，咆哮氣方息。嗟哉爾淮夷，亡命起倉卒，橫行十五載，貴富亦已極，雕牆底滅亡，其理信弗

一十六年。……

案楊鐵崖謝應芳等詩亦作於平江既破之後，猶係以成敗論是非，自難視爲定評。然由此可決知者，士誠待下較寬，國事盡委乃弟，而士信驕蹇，復假手於王、蔡、葉諸人，兵敗不加誅，失地不加罰，參以明史及記事錄所述者，其事甚明，此楊鐵崖致士誠書所謂「閣下之將帥有生之心，無死之志」者也。

威愛論即係針對以上兩種情實而發。鳧藻集或青邱手自編訂〔四庫提要說〕，其書類分之中實以年代次先後，此論在第一卷第一篇，自爲其早年之作品。且證以當日時勢，尤多脗合。文云：

近世之聚而爲兵者，非田野之惰夫，則鄉里之惡少，亡命行剽，椎埋鼓鑄之流也。政教不習而節制不聞，苟無威以臨之，則其桀傲狼戾，倖倖自肆者，可勝道哉！

似對元末之募兵積弊而發。又謂：

戰者所以驅之於死也。好生惡死，人之至情。非得尊君死上之人，則視白刃之交於前，流矢之集於左，不震懼辟易，顛倒而奔走者幾希矣。故兵法曰：畏敵者不畏我，畏我者不畏敵。何以使其能畏我也，殺之者而已矣。蓋非嗜殺而自殘也，恐其畏敵而先後，敵或乘而覆之，是舉軍而棄之於敵，其自殘不已多乎？

則似爲張吳之兵將而發。其濟之之法，在歸根威愛。故又曰：

專愛則褻，褻則怠，專威則急，急則怨，怨與怠其敗一也，故愛而恐其至於怠也，則攝之以威而作其氣，威而恐其至於怨也，則濟之以愛而收其心，愛非威恩不加，威非愛勢不固，威愛之道所以兼施并行而不可偏廢者也。

惟吳之大弊在愛而不威，非威而無愛，故文中於威之重要，反覆不厭其詳，於愛之申明，一點便即收筆，非故可畸重畸輕，以當時之情勢然也。末云：

豈特爲將之事哉，使國君而知此，則國可以治，天子而知此，天下可得而理矣。

士誠降元受爵爲太尉，青邱詩中亦時以元民自任，威愛之義原針對元吳兩方，所謂國君，實影射士誠，天子則指元室。數句總貫全篇，用意彌顯。不然，若其作

於入明以後，不特太祖軍紀森嚴，威愛之義無所附麗，即國君與天子對舉，在大一統之朝，尤為無謂。得茲明證，則如上假定儻可成立乎？青邱立論之旨既明，當時一般史事之解釋亦可由此窺其緒，蓋元之所以覆亡，吳之所以失敗，與夫明太祖之所以能平羣雄而壹中國，胥可於此推之也。

民國三十一年五月，於南溪李莊。

本文承傅孟真先生指導修正，書誌謝忱。

（此處為大量模糊文字，內容難以辨識，疑似為原稿之影印或掃描錯誤所致。）